



廣州文藝叢書

南海捷報

活報劇集

華南人氏劇團
華嘉鍾美思容

人間書屋刊行

目次

海南捷報

華南人民劇團（一）

反轟炸捉特務

容

思（三七）

講道理

鍾

美（四七）

買公債

華

嘉（六五）

海南捷報

華南人民劇團創作組集體創作

全劇人物

譚靜軒：五十歲老頭，頭腦較開明，樂觀，有風趣。（簡稱軒）

譚妻：五十歲老太婆，較落後。（簡稱母）

譚振寶：譚家大兒，卅多歲，常來往穗港跑生意。思想糊塗。（簡稱寶）

譚振威：二兒。廿多歲，學生，思想進步，熱情。（簡稱威）

譚振英：三女。廿多歲（簡稱英）

譚振秀：二女。十七八歲，學生。活潑聰明而熱情。（簡稱秀）

黃夢林：大女婿，卅多歲。（簡稱林）

解放軍劉班長（簡稱劉）

解放軍甲、乙、丙。

江元——振威們同學，活動份子。（簡稱江）

學生數十人。

民衆無數。

第一場

時間：海南島登陸消息披露前不久。

地點：廣州一小市民之家。

幕啓——外面有掃地聲。秀在屋內拿着歌本練習唱歌，唱的是「打得好」。越唱越有精神，突然

被母親底聲音打斷。

母：（在內）阿秀，你怎麼了（說着上）越唱越有精神，不曉得大哥在睡覺嗎？你非把他吵醒不

甘心哪？

秀：大哥還沒起來？

母：起來什麼？他昨晚搭夜車，一夜都沒睡，還不該讓他多睡會兒！

秀：要是什麼時候到深圳的火車改白天開就好了，大哥去香港跑生意也省得再搭夜車受罪。

母：說得好，還會有那麼一天！

秀：都怪蔣光頭反動派，要不是他們的飛機常來搗亂，火車也不會改晚上開了。

母：你又懂得！什麼都牙哩哩！你二哥呢？

秀：跟同學出去勸購公債去了。

軒：（在外）哎呀！劉班長，你又給我們掃地？

劉：（在外）沒關係。

軒：真不好意思，打你們搬來以後，天天都是你們給我們掃地。

劉：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這是什麼，你別客氣。

軒：（上）人家解放軍同志又給咱們掃地了。

母：我早曉得了。

軒：真不好意思，又是給咱們掃地，又是給咱們劈柴打水。

母：反正他們有的是力氣，願意幹讓他們幹去好了，省得找用人。

軒：你真是的，就好佔個小便宜兒。

（劉掃地一直掃進屋裏來）

軒：哎呀，劉班長，劉同志，這不像話，我來，我來！

劉：沒關係，沒關係，

軒：那里，那里，大不像話了（奪過來自己掃）

劉：其實沒關係的，大家都是家人麼，一個大門出進，還分什麼彼此。

軒：你們解放軍真太好了。（劉笑着下）

母：你那兒去了？

軒：收房租。

母：收到沒有？

軒：收到了。

秀：爸爸，買公債。

軒：哦，我買過了，買你二哥的，不信你問他。

秀：我曉得。再買點麼，這公債是安定民生，繁榮經濟的，大家買的越多咱們越有好日子過。

軒：是實話，是實話，亞爸爸沒錢怎麼辦呢！

秀：別騙我了，爸爸不是剛收到房租嗎？多買點公債算什麼！我是學校的勸購委員，要是爸爸都不買，那別人面前我更勸購不成功了，

軒：好好，我捧你的場……

秀：這不是捧捧我的場，這對爸爸也有好處的，

軒：算你有理，好，我就再買一分。

秀：一分不行，至少十分！

軒：呃，那要爸爸的命咯！

秀：要是爸爸捨不得錢，就算我的好了，但爸爸給我儲蓄的教育費等我將來唸大學的時候用。

軒：噯！你倒會打算呵，要不要爸爸再買一點，儲蓄來給你做嫁妝費？

秀：我不來了，我不來了，

軒：好好好，十分，十分，爸爸就買十分行了吧？

母：看你把她寵得……

(軒開朗地笑，秀寫公債的收條給軒後正要上……)

母：阿秀。

秀：媽，幹什麼？

母：來，陪我打紙牌(將紙牌取出)。

秀：我不打。

母：贏了，我加倍給你，你輸了不給我，這還不好呀！

秀：那我也不打，我還要 go 勸購公債呢。

母：這孩子，一點都不孝順，要能比上你姐姐一半兒就好咯！

軒：怎麼，你可想阿英雄？倒也難怪，要是在這兒，天天沒事兒陪你打個小紙牌兒倒也不錯。

母：我問你，靜軒，你就打算在這兒住下去啦？

軒：自然了，怎麼？

母：你不怕飛機？

軒：飛機？我不怕，怎麼，你怕？

母：我為什麼不怕，炸彈炸住不一樣死！我還想多活幾年呢！

軒：你要怕咱們還疏散下鄉怎麼樣？

母：還下鄉？我不去，你想把我悶死在鄉下呀！

軒：你看你看，下鄉去吧，又說問，吵着來廣州，來廣州啦，又怕飛機，你到底想怎麼樣呢？

母：想怎麼樣你自己知道。我問你，到底打算什麼時候才帶我到海南島去呀？

軒：我打算不去了。

母：爲什麼？你前些時不還說要帶我到海南島去的嗎？

軒：前些時是前些時，現在不同了。那時候廣州剛解放，各方面都亂，我才那樣想。現在不同了

，各方面都很好，在這兒住頂好的嗎，還到海南島去幹什麼？

母：去幹什麼？阿英，阿黃，你自己的女兒女婿在那邊開着紗廠，有的是錢，去吃好的，喝好的

，什麼心事也不用担，一天到晚靜坐着當老太爺享福不好！

軒：在這兒也沒受罪呀，你看有得吃，有得喝，房租還經常有得收，也算不錯的啦。

母：虧你還好意思說得出口，現在過得這算個什麼日子！仗早打完了，還一天到晚躲飛機。炸彈

又沒長眼睛，說不定那一天落在頭上，叫你後悔都來不及啦！再說，這兒錢不值錢，東西常常漲

價，收入又只有那幾個可憐的房租，連從前一半多都沒有呀，這過得還叫日子，活受罪！

軒：不能這麼講，你沒聽阿威說麼，現在解放了，從前咱們房租收得重是不對的，那是剝削人家，現在不應該再那樣了。

母：我不管什麼剝削不剝削，反正有錢就是有錢，沒錢就是沒錢，有錢就過好日子，沒錢就得受罪！

軒：你，這個頭腦呀，要照阿威說的「解放解放」才行。

寶：（在內）爸爸，我覺得你底意見不大對。（上）

母：阿寶，你起來幹什麼？怎麼不多睡會兒？

寶：睡好了。爸爸，你跟媽講的話我都聽見了，我覺得你的意見不對。我正要跟你講呢，廣州住不得！

軒：爲什麼？

寶：昨天我在香港聽見人家講，國民黨的飛機就要大規模轟炸廣州！

母：聽見了吧？聽見了吧！你等吃炸彈好了！

軒：胡說八道！（旁停）聽說到這裏來的飛機都是從海南島起飛的，我說應該趕快把海南島解放，看他們還能來轟炸！

寶：解放海南島？那是不可能的！

軒：爲什麼不可能，你弟弟說並不難吖。（秀上）

寶：他懂得什麼？我在香港看報，還聽人家講瓊州海峽有三十公里寬，三十公里就是六十華里。六十里的大海，想想看，有多寬！再說人家國民黨又有「伯陵防綫」，上有飛機，下有軍艦，對面海還有他們的大砲。解放軍呢，只有小木船，別說跟人家打了，只要人家國民黨把軍艦一開動，來他個橫七豎八的一撞，還不把他們的小木船給撞個唏哩嘩啦。解放軍再能幹，掉到海裏去還不是一樣餓魚，打過去，那是白天做大夢！

秀：大哥，你不應該講這樣的話！（威上）

軒：阿威。

秀：二哥，大哥在這兒亂放謠言！

寶：謠言？你小孩子懂得什麼！人家還說解放區開饑荒，人都餓死好幾千萬了。物價暴漲，民不聊生。國民黨得到美國人的幫助，很快就要反攻大陸了，說不定很快又會打回廣州。

母：（對軒）聽見了吧，國民黨很快就要打廣州了，你在這兒耽着吧，等着吃國民黨的大砲彈。威：大哥，你這些胡說八道都是從那兒來的！

寶：什麼胡說八道，這都是我在香港親眼從報上看見的，親耳從人家嘴裏聽見的。

威：從什麼報上看見？從什麼人嘴裏聽見？

寶：那可多了，香港時報，新生晚報，內幕新聞鐵幕新聞……多了，多了，還有茶樓裏，飯館裏，戲院裏，電車上到處都這樣講！

威：你知道那都是什麼人幹的嗎？那都是國民黨的特務，故意造謠騙糊塗虫的！

寶：什麼？那你說，我也是糊塗虫！

威：誰信他們那一套，誰就是糊塗虫。大哥，我問你，前些時他們說廣州不准穿西裝，是真的；你還穿的是什麼？（扯寶西裝）他們說解放區配給老婆，大哥，你配到了嗎？他們說石龍橋炸斷了，你常跑香港，你當然知道炸斷了沒有！這都是假的吧？

寶：以前是以前，現在也許他們說的都是真的呢？

威：現在說的是真的？那麼我問你，廣州是不是解放區？

寶：當然是了。

威：他們說解放區餓死好幾千萬人你在廣州看見過多少餓死的？

寶：那倒沒看見過。

威：哦，他們說解放區物價暴漲，你是作生意的，你應該清楚這個。我問你，這一個多月來廣州

物價是暴漲呀還是平穩慢慢下跌呀？

寶：那……

威：那什麼？是平穩慢慢下跌對不對！

寶：這還用你說，那個廣州人不知道。

威：你知道爲什麼還信他們的鬼謠言呢？告訴你吧！政府的經濟政策已經得到很大的成功！現在全國物價都平穩慢慢下跌了，十二年來這都是第一次，以前國民黨反動派認爲這是辦不到的事，現在共產黨很快就辦到了。國民黨跟美國人看見這種情形很不快活，只好造謠中傷，想不到自己一個解放區的人還睜眼看不見事實，亂信那些無聊的謠言！（寶垂首坐在一邊）

秀：是不是呀，大哥，以後別亂再隨便信謠言了。

軒：（對妻）你也聽見了吧，以後別再隨便亂信謠言了。

威：拿這種無聊的謠言來嚇唬自己爸爸媽媽有什麼意思呢？

寶：我並不是故意的呀！

威：隨便亂散佈謠言，就不應該，你懂得嗎？

威：（接着說）大哥，我再告訴你，今天你是在解放區，你是在廣州，你親眼看見的。你也承認

三月份以來全國物價普遍安定，那些狡猾的投機商喪失了他們活動的基礎；他們吐出了囤積的物資，不敢再爲非作歹了，這是十二年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好現象，大哥，事實不是一再證明了今天的人民政府正是真的要把國家搞好，把人民生活搞好的政府麼？我知道你是不喜歡看報的，這些道理你當然不大清楚，我問你，你知道現在我們的國家財政經濟要統一收支了嗎？

寶：我知道、知道、知道了，我的先生，你還要怎麼樣。財政經濟統一就是統一嘛，有什麼不知道的呢？

威：知道了就好，中央政府的這一個措施是非常偉大的措施，它對於克服目前財經上困難，穩定金融物價，安定人民生活，特別是對於有計劃的重點的恢復生產是有決定意義的。

寶：阿威，這些道理我全承認，那麼我問你，既然安定民生，爲什麼還有一些工廠關着大門？爲什麼還有一些商店在減縮營業甚至歇業和轉業呢？爲什麼還有店員失業問題沒有解決？你說說這是什麼道理？

秀：二哥，不要跟他說，讓他死硬好了，看他死硬到什麼時候？

威：阿秀，你這態度不好，這不能責怪大哥不好，這就是舊社會的毒，我們應該說服，要耐心才

好。大哥，你說的是事實，不錯，這些現象在今天的廣州是存在着的，但是大哥，你只看到了片面，你沒有看到全面，你沒有看見個人民的新社會的發展過程，這些停業轉業的工廠和商店大部份是一些什麼工廠和商店呢？是消費的，他們的出品和營業不是今天人民所極需要的，再說吧，這個現象也是從舊的消費性的城市轉變為生產性的城市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是的，還有問題要解決，我們並不逃避困難，馬上就要召開的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就是要大力的來解決這些困難，怕嗎？不怕！擺在人民面前的困難沒有一樣是不能克服的。毛主席說：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

母：阿威不要對你哥哥這個樣子。

威：大哥的頭腦太糊塗了！

母：什麼糊塗，我就信他的話，我還是要到海南島去找你姐姐跟你姐夫的，你們都不去，我一個去。

威：爲什麼？媽！

母：我要去過幾天安靜日子，省得在這兒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的，又是轟炸呀，又是蔣介石要打來呀，搞得人心神不甯。

威：要想過安靜日子，媽，那我勸你還是就住在廣州。你要去海南島，很快再碰上戰事。

母：怎麼說？

威：我們很快就要在海南島登陸，打進去，解放海南島。大哥你要不相信咱們可以打賭。

寶：我不跟你打賭，解放不解放是你們的事，反正跟我不相干。

秀：這怎麼會跟你不相干呢？大哥，這太相干了。大的不說，單對小處說吧，海南島一解放，咱們這兒的物資來源更多，政府的稅收加多，人民的生活更安定，你做生意更好做，再說敵人轟炸廣州的命可能更少了，轟炸的問題就會解決，這會跟你不相干嗎？

軒：（對妻）聽見了嗎，海南島也要解放了。

母：我就不相信，說的那麼容易！

軒：你還去不去呀？

母：我為什麼不去？阿寶下次再去香港的時候，我就要跟他一起去香港，再打那兒去海南島。
軒：好吧，看你這個死硬派死硬下去吧。

（振英與夢林相攜上）

英、林（同時）爸爸、媽媽。

（衆人同時叫他們）

軒：阿英，夢林，你們這是怎麼回事？

母：你們是打海南島來的嗎？

（英、林點頭）

軒：出了什麼事嗎？

林：唉，不用提了！上月起海南島情勢越來越緊張，那些王八蛋的國民黨反動派，知道他們的日子不多了，就拼命刮錢，胡作亂爲，把老百姓害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紅帽子滿天飛，遭殃的不知有多少。他們早看中了我的廠，就趁這個機會打我的主意。硬說我「私通奸匪」，把一切都給充公了！要不是跑得快，恐怕連這條命都保不住！

軒：這些喪盡天良的東西！

林：我們偷偷跑出來，到了香港，起先英國人不准上岸，沒辦法只好把帶出來的錢差不多都塞給他們，這樣算是答應我們上岸了，可是香港生活程度那麼高，怎樣生活得下去呢！只好到這兒來就個時期，等海南島解放了再回去。

英：（哭）媽！（倒在懷里）一路上我就跟他說，都怪他，不聽阿威的話，在廣州解放之前不